

四明湖畔的先生们

■方向明

我是1981年考入余姚师范的，在四明湖畔度过了三年青涩时光。这三年也是长身体、长知识的黄金时段，基本奠定了自己的人生底色。如今毕业四十多年了，青葱岁月的记忆却依旧鲜活，尤其是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。先生们的学识、为人、谈吐，甚至喜好、习惯，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我们的血肉里，只是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自知。

叶锡麒老师是我们1984届3班第一学年的班主任，教数学。我们是初中毕业考的师范，入学时只有十五六岁，还是孩子。说起来也很幸运，我们是改革开放初期头一届恢复三年制的初中毕业生，也是余姚师范1979年恢复办学后头一届初中生源普师班。这之前招过几届民师班，学生年龄都比较大，好多已是几个孩子的父母了。忽然进来四个班的初中生，看上去一个个稚气未脱，学校管理上显然面临了新课题，于是每个班都配备了年富力强的班主任。

叶老师那时三十多岁，一头乌发，络腮胡，方脸，常穿一身蓝色中山装，干练稳重。叶老师上课条理清晰，要言不烦，板书大方而流畅。他是宁波人，宁波口音明显，数学课中经常出现“有且只有”的表述，叶老师的“且”音（接近“菜”，略拖长）是典型的宁波话。

叶老师与我们接触多，没课也常来转一下，寝室里也常见他的身影。我们似乎也不怕他，没见他发脾气训过人。他总找机会让学生锻炼。我们606寝室的同学很合得来，室内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被子叠得整齐，蚊帐用帐钩往里拉，使得室内空间看上去不那么逼仄，连床下的鞋子也摆得规规矩矩。606很快被推为文明寝室，我这个寝室长也被“重用”，担任了副班长。师范生要练好“三笔字”（钢笔字、毛笔字、粉笔字），还要学好普通话。为呼应学校“推普”要求，我和同学毛国范合作创作了一个相声节目，两人反复修改、排

练，在全校文艺演出中获好评，混了个脸熟，可这样一个学生自创的节目未得到任何奖项，这让平时温和的叶老师很生气，在学生面前也毫不掩饰。

余姚师范的老师中有好几对神仙眷侣，费礼和、高吟凤老师是其中一对，二人都给我们上过课。他们的课带有鲜明的师范专业特色。

第一学年，高老师给我们上《心理学》。一门全新的课，里面的人名、概念、观念，都是新的。高老师个子不高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。她讲课清晰、简洁，绝无废话。

如果说高老师的课如涓涓细流沁人心脾，那么，费老师的课则如大河奔腾浩荡大气。费礼和老师在第二、第三学年为我们讲《教育学》。他长得福相，圆头圆脸，喜穿布鞋，迈方步，自带威严感。他天生好嗓子，中气十足。他的普通话带着点口音，印象中他把“酸溜溜”念成“酸喽喽”。

我们那时并不知他老家在哪里，最近读到母校校史资料中有几位校领导的介绍，提到费老师“籍贯桐乡”，原是大文豪茅盾的故乡。

要评价费老师的课，“感染力”三字可能是比较确切的。一堂课下来，你会被他对教育全身心投入的情感所感染。他讲到“教育禁区”，常痛心疾首：粗暴尖刻的语言，过分批评孩子，伤害孩子的自尊心，凡此种种，乃教育之大忌也。听费老师的课，最大的收获是打开了视野，让我们摒弃“非黑即白”观念，获得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。

普师三年不强调数理化，放弃了英语，但教育学、心理学等专业基础课，以及生物、历史等通识课，音乐、美术等专业技能课的开设，让我们的知识面更宽广一些。

徐夕明老师教历史，上课不徐不疾，有一种笃定。他知道我

们这批初中毕业生书读得少，历史书读得更少，于是他用我们听得懂的话，讲述那些我们从未听过的故事，包括人名。外国历史人物，名字往往很长，为让我们记住，他可是想尽了法子。至今我还记得古希腊“悲剧之父”叫埃斯库罗斯，徐老师用方言念作“阿四哭螺蛳”，强调一个“哭”字，与悲剧对应，过耳不忘；相对的，“喜剧之父”阿里斯托芬则被他赋予了“喜感”，念作“阿里撕拖沓（拖沓方言读音近似拖沓）”，还配以“撕”的動作，与阿氏剧作“荒诞”“滑稽”的特点可谓神合。

徐老师有时会给我们讲课本以外的“历史”。比如有一次，徐老师向我们推荐了一部电影。他说，梁弄镇上正在上映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谢晋导演的，你们可以去看一看。他特别提醒女同学，“要带上手绢”。看来这是一部让人动情的片子，我当时就被徐老师的话所“蛊惑”，想去一探究竟。结果，看一遍不过瘾，到底看了几遍现在忘了。手绢倒是没带，但我承认，当连桥梁三喜牺牲后，他妻子在三喜坟头说的一段话，我还是被戳中



秋光先著黄山栾

胡龙召 摄

湖畔

■胡晓彤

老人收竿的时候，天暗下来了
他只捞起半篓夕光
一条小鲫鱼，放回了水里
我坐在他坐过的石头上
给远方的你写信
湖面像一张湿透的纸
涟漪是擦不掉的错字
我想把整片湖寄给你
装进信封，封口，贴邮票
可邮局早已关门
那个城市，没标明收信地址

赠予

我们一起讨论存在主义
赫拉克利特的那条河流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以及旅行者一号拍摄到的那颗暗淡蓝点
然后，把你知道的一切爱
一切陷阱，都给我
把星期天下午的草地和诱惑
把水和森林都给我
把你的幻境和影子都给我
最后，再告诉我
任何事物都不属于我
我们需要从改造一艘潜水艇的臆想中
走出来

海边的姑娘（外一首）

■拂衣

你坐在沙滩上，
眼望着大海
膝盖放着一本书
光影斑驳，
波洒你的裙子
树叶摇曳晃晃
棕色的皮肤，
油画的纹理
情丝丝缕缕
看见一幅画，
蓝色忧郁的画
蝴蝶停在，
光影明灭的脸上
半片花瓣掉落
当你直起身来
蓝色的大海将你拦腰截断

微光成炬

新大众文艺的宁波力量

车间来了个临时工

■李天庆

底！”那小姑娘一点也不示弱。
“呀，都说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怎么要先打鞋底呀。”旁边有人说道。我一愣，刚主任过来，说：“你们认识不认识？这小姑娘是新来的临时工，你的老乡。”

我想这小老乡够厉害的，便问：“你也住在临山吗？”小姑娘倒是伶牙俐齿：“你住临山，我住临山卫，刚好是老乡。”未等我插话，小姑娘又问：“你有没有得相思病呀？”这下问得我莫名其妙，把大家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。小姑娘笑道：“你们说我这位老乡都三年没回家了，我问他有没有思念家乡，你们想哪里去了？”车间里顿时笑声一片。此时有人拉走了推车，我扬了扬手中的通知，问主任：“镇里有个比赛，谁乒乓球打得好？”主任想了想说了几个人，又指着那小姑娘说：“让你老乡也去，她叫紫秋。”

几天后，乒乓球比赛结束，看他们回来时无精打采的样子，便知战况不佳，去向果然如此，

只有紫秋进入了复赛，其他同事第一轮就被淘汰了。下班后碰到她，我说：“我们公司你打得最好呀。”不想紫秋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以前在市里得过奖的，这次打得真差！”我忙安慰她说：“别泄气，你想想啊，今天的选手来自全国各地，算起来应是国家级比赛了。”我这样一说，紫秋也笑了，情绪也好多了，话语也多了：“那些选手挺能打的，还有那个女裁判员，我很佩服，她要是选手，准能得奖。不过他们都是成年人，我当然打不过的。”她又显得不服气了。我笑说：“步入社会，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，都是社会青年，所以你们小孩子要珍惜上学的机会呀。”紫秋若有所思地走了。

外省客户参观结束后，根据订单情况，公司开始组织生产一批新产品。那天下午我去楼上车间，隔着玻璃窗就看见紫秋朝我挥手，我忙走过去。“叔叔，帮我把产品搬下去，好吗？”她一脸无奈地说：“上午她们都笑我，说我连一箱产品都搬不动，叔叔

了，听完那句“孩子，我给你养大”，直接泪崩。

四

教音乐的杨建森老师，简直就是余姚师范艺术气质的化身。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似乎都散发着艺术气息。不高不矮的身材，微曲的头发，天然的好嗓音，一定被纳入过女生寝室熄灯后的话题中心。

余姚师范有一幢独立的音乐楼，还有一排琴房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从音乐楼的窗口飘来一阵男高音，那是杨老师在练声。有时是钢琴奏出的乐音，那是杨老师正埋首于音乐的世界里了。虽然我们大多数人读师范前是“音盲”，但我们几乎都在音乐楼被杨老师的音乐课感染过，或者感动，或者钦羨，更多的是被牵引，被带进他的音乐王国里徜徉一番。

上音乐欣赏课是一种享受，随着音乐所表达的情绪起伏，年轻的杨老师也抑制不住感情的起伏，潇洒地甩动着长发，有时双手抱于胸前，目光投向遥远，有时背对着我们，似乎怕我们看见他眼里闪动的泪光。我们也下意识地随着音乐而涌动着情感，整个音乐教室变成了一个情感的海洋，静谧、广阔，暗流涌动。

杨老师组织了好多个音乐兴趣小组，不知何故，我竟被选入合唱队，分在低声部，可常常被高声部的声音带着走，唱不准自己所在低声部的音。练琴更是弱项，差点过不了关，在此坦白，因为帮杨老师刻过几张歌谱蜡纸，杨老师还是让我通过了考核。三年学习即将结束时，杨老师交给我一份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歌谱，我把它抄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，抄写时还没什么感觉，在集体演唱这首歌的刹那，回想三年师生同窗情，几天后却将劳燕分飞，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。

写到这里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四明湖畔某个雾气弥漫的清晨。四十多年了，我们这些曾经的少年，如今已过了先生们当年的年少。他们撒入泥土的种子，早已在不知多少地方开了花。风吹过四明湖的时候，我总觉着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。

我的大学班主任

■岑昊卿

袁君是我们的班主任。
袁君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是在一个班会上。她说上次当班主任还是2007年，因为班里有学生骑电动自行车差点摔成植物人，她吓得魂飞魄散，从此再也不敢接这个烫手山芋了。这次要不是学校规定一个班主任只能管一个班，她大概也不会来蹚这趟浑水。

“所以，我来接你们这个班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。”袁君笑着说。她穿了一件白色大衣，看起来只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。后来，我在学校的官网上查到了她的年龄，上面赫然写着“1980年9月出生”。

我当场厥倒。
我和袁君只有一次交集。那是在星期三下午的一节英语课上，她突然发来一条QQ消息，问我有没有在上课。我以为她是来打探学生上课的专心程度的，于是就没有回她。可是过了一会，她又发了一条过来，说“下课请联系我一下”。

我瞬间不寒而栗。我仔细回忆着过去几个月自己的所作所为，虽不能说十全十美，但也没有大错，我觉得她没理由找我啊。下课后，我马上问她干什么，她跟我约了个地点，说要找我聊聊。我狂奔到约定的地点，她还没来。我就给她打了个电话，她说快到了。等了一会，我看见她从公交车站匆匆奔过来。一见到我，就说公交车实在是太挤了，她说旁边又站了一个大汗淋漓的男生，熏得她要晕倒了。

“他简直黏得像饵块。”袁君向我形容道。饵块是云南的一种美食，和年糕差不多，极黏极糯。

“原来你是个男的啊，我一直以为‘岑昊卿’这么有诗意的名字是女生才有的。”我心里暗付，你的名字还像个男的呢。

她问我老家是哪，我说浙江宁波。她一听大为惊讶，高呼：“宁波我去过一次，你们的那个小海鲜，鲜得嘞，那个小黄鱼我一辈子都忘不掉。”我听了暗自好笑，小黄鱼我从来不吃，因为我不会抵鱼刺。

然后，她问我父母是干什么的，我说都是语文老师，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她又大为惊讶，再次高呼：“那你们简直是文学世家。”我解释道我们家的“文学”才传了两代，还算不上“世家”。她说：“你把你们家的氛围传给你的下一代，那就变成真正的世家了。”我听了暗自好笑，我的下一代连投胎都还没投，还在奈何桥前排队呢，她就让我“传道”了。

这时，前面突然走来了林君，林君那天不知道是不是去“种地”了，棉袄的袖子被她拉到手肘后面，小臂上只戴了个画有奥特曼的粉红袖罩，背着一个铠甲勇士的书包，极小，像是小学生的。她朝袁君挥了挥手，袁君高喊一声：“先给我占个位子。”我以为她们有什么全体教师会议。但袁君并不急，又问我近来学习生活怎么样，我说尚可，去蹭了许多老师的课。她问我都蹭了谁的，我说古代文学蹭了林君的，她声音顿时提高了不少：“就是我们刚刚遇到的呀。”我说对，林君的课比较难懂。袁君说：“林君是北大的文学硕士，云大的文学博士，非常有才，比我层次高多了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袁君硕博都是在中山大学读的，研究女性文学，学院的老师们遇到有关张爱玲或者伍尔芙的学术问题，都会去找袁君。有一次，东南亚的专家来研讨女性文学，她就是该嘉宾。可惜我正好有别的课，缘慳一面。

那次的谈话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，她以不能耽误我吃饭为由，结束了我们的交流。我还没走出三步远，就听到她穿着高跟鞋“笃笃笃”地跑向教师食堂的声音。

后来我问班长，袁君为什么要找我谈话，班长告诉我，因为每个班主任每个月都必须向学院上交一份学生走访调查表，她挖空心思在找学生完成这个每月任务。我估计她选中我是因为我的名字“像女孩子”吧。

那一年，疫情结束，因为久困校园，我们开始放飞自我，全寝室的人一起到外面去玩。回来的时候，在一个菌馆吃了特鲜美的见手青。服务员再三叮嘱我们要煮够时间，我们熬不住，有人偷偷偷尝了一小汤匙，故意装出很受用的样子，后面的也就把持不住自己了。回去的时候，最先尝的那个人在楼梯上摔了一跤，说有点头晕，我们几个顿时也感觉有点脚高脚低。到了寝室，我们故意大声哀嚎，做出中毒的样子，正好被班长知道了，就报告了班主任。我的上铺是一个搞笑男，他就在班群里发了我们寝室的视频，视频内有人高呼“老师，我好怕怕”“老师，我们是不是要死了”之类的话。大家就权当一乐，结果袁君马上发了一条语音：“同学们不要怕，我马上赶过来了。”

我怀疑袁君只是说说的，结果大概半小时后，袁君在班群里发了一段文字，极长，几乎占据了半个手机屏幕，大意是她为了赶过来，转弯时车子发生侧滑，正在等交警，让辅导员先过来了，叫我们去医院云云，文案有点乱，第一句我读了三遍才读懂。

本来只是我们的一句玩笑话，没想到袁君竟真的赶过来了。

等她赶到时，我们已经活蹦乱跳。她看着我们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半笑半骂地指着我们……

我们怪难为情的。



李天庆
车间自动化设备操作员

今天去上班的路上，我接到新的信息，下周有外省客户要来参观，月底有一家知名公司要来考察等。刚进入公司大门，值班经理把一个通知递了过来：过几天镇里举行乒乓球比赛，抽时间问问哪些员工可以参加。

想起经理的那句名言“繁琐的事梳理办，能办的事马上办”，我便疾步走向生产区。此时手机又响了，一听原来是楼上测试车间主任打来的：“快来帮忙，把我们的小推车带到车间里来。”正想着先到哪个车间去，现在就直接去那边好了。

那小推车正在门口放着，我有些纳闷，就几步远的事，大家都忙得没有时间拉吗？来不及多想，一手推门，一手带着小推车就往里走。“哇，终于有人要闯三关了！”一个青春而

“来，这边领，看我给你三鞋